

恩 格 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¹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过去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销声匿迹，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绝口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²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这期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³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僧侣的欺诈很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至于人为的宗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版第11—15页（参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47—54页）。——编者注

教 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 但在其创立的时候 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 而基督教 正如鲍威尔在考证新约⁴时所指出的 从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指出了一般现象，并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 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 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由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以致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最后竟认为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 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依存关系 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 尽管1849年以后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完全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⁵。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中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以致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可以认为是成问题的 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 在基督教中被联结成了

参看 克·哥·维耳克《最初的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诠释性考证研究》1830年德累斯顿—莱比锡版。——编者注
参看 大·施特劳斯《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编者注

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 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最卓越的研究成果是他指出公元 40 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 而罗马的斯多亚派⁶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⁷。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理性主义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全部观念——人的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 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通过供奉牺牲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神来进行忏悔 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 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 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 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 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 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 不仅要使神人 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 而且还要求宣扬 他奥古斯都·凯撒神人（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⁸

由此可见 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 只是还缺少一块拱顶石 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 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人类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块拱顶石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亚—斐洛学说里去的 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块拱顶石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亚派砌上的。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

而那些组成学派的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例如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如果说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那么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和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理性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①变为惟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惟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吸收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而且基督教一经创立，也就能够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接受。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那种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②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地，幻想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

① 埃瓦尔德已经证明⁹，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发音符号的手稿中，在雅赫维 **Jahweh** 这个忌讳说出的名字的辅音底下，写上了这个名字的代称阿特乃（**Adonai**）一词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華（**Jehovah**）。可见，这个词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在希伯来语中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词。

②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编者注

徒书信¹⁰已经写成。其中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亚派哲学，特别是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书信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①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编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正在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裔基督徒和非犹太裔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②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 这是主要的 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么在那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

参看布·鲍威尔《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一书中的《新约中的塞涅卡》一章（1877年柏林版第47—61页）。——编者注

参看布·鲍威尔《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编者注

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 最后 第三 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 这样一来 凡是与罗马法制不相符合的本地社会制度都被宣布无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国居民达几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居民中间的最强有力的部分 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往往在被征服后的斗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 富人 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 见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¹¹)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 没有财产的自由民 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 它很像雇佣军 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 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 现状是摆脱不了的 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 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 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 不是被消灭 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民 在罗马由国家供养 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 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 即自由的土地占有者 有些地方也许还同公有制有

联系)或大地主的债务奴仆(如在高卢)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①。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主见,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如斯巴达克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民或自由民出身者的后裔。所以他们必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极为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便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有些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卡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亚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 and 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宗教的这种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传统的政治设施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从属于此的宗

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¹²,直到 9 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

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¹³，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猥鄙的感官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那些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其余的人就只好俯首帖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亚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两个学派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哲学体系；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17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中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

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宽容的，而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等等）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的原因之一。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为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由于有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裔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并且只能是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 culpa* [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份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么，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清人类罪孽的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

地盘呢？这样，由于基督教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 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 同时 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 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 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 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 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 而且在整个东方 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 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异教世界的斗争中 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 这已由最初三个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写于 1882 年 4 月
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2 年 5 月 4 和 11 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和 20 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549—
558 页

恩 格 斯

启 示 录¹⁴

有一门科学是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来批判圣经，来研究新旧约各篇章的年代、起源和历史价值的 这门科学 在英国 除了一些千方百计地使它秘而不宣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之外，几乎无人知晓。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少量渗透到德国境外去的，也并不是其中的精华 这就是自诩为不偏不倚、深切透彻而又不失基督教本色的那种自由的批判：据说这些篇章并未直接受到圣灵的启示 而是神通过人间圣灵所作的启示 等等。于是 蒂宾根学派（鲍尔、格夫雷勒等人）¹⁵在荷兰、瑞士和英国 便大受欢迎，要是想进一步研究，那就去追随施特劳斯。大名鼎鼎的厄内斯特·勒南也富有同样温和的然而全然非历史的精神，此人不过是德国批判家的拙劣的剽窃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除了浸透其思想的那种美学的感伤情调和将这思想包裹起来的枯燥乏味的文字以外，毫无一己之见。

不过 厄内斯特·勒南倒是说了一句中肯的话：

“你要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 那就不要把它们和现在的教会相比 它们倒是更像国际工人协会的那些地方支部。”

这是对的。基督教同现代社会主义完全一样，是以各种宗派

的形式 尤其是通过彼此矛盾的个人观点来掌握群众的 这些观点有的比较明确 有的比较混乱 而后者又占绝大多数 不过所有这些观点都敌视统治制度 敌视‘当局’。

就以这篇《启示录》为例。在全部新约中 我们将会看到 这一篇并不是最晦涩难懂的，而是最简单明了的。现在要请读者相信 我们以下即将作出的论证 这一篇章写于公元 68 年或 69 年 1 月，因此不仅是新约中日期确凿的惟一的一篇，而且也是最古老的一篇。公元 68 年时的基督教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像看镜中映像一样从这一篇章中看到。

首先是宗派众多，无穷无尽。在给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信 中，至少提到三个宗派 关于这三个宗派 我们别无所知 只知道它们是 尼哥拉派 巴兰派和一个在这里托名为耶洗别的女人的那些信徒。据说 这三个宗派都允许自己的信徒吃祭偶像之物 并且喜欢行奸淫之事。一个奇怪的事实是 在每次大的革命运动中“自由恋爱”问题总要被提到突出地位。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革命进步 是解脱那些不再需要的旧传统的束缚 另一些人认为 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学说，便于掩盖男女之间各种自由放荡的行为。后者，即庸俗之辈 看来很快在这里占了上风 因为‘行奸淫之事’总是与‘吃 祭偶像之物’有联系 这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是严格禁止的，然而 不做这种事 有时也会是危险的 至少是不愉快的。这显然表明，这里所说的主张自由恋爱的人，一般都乐于和一切人交朋友 但决不愿以身殉道。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是群众创造的。它以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产生于巴勒斯坦 那是在一个众多新宗派、新

宗教、新先知涌现的时代。其实，基督教不过是由这些宗派中较先进的宗派相互摩擦而自发形成的中间物，后来增加了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的一些理论，稍后又受到斯多亚派⁶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一种教义。的确，如果我们能把斐洛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塞涅卡便是它的叔父。新约中有些地方整段文字几乎就是从他的著作中逐字抄来的；另一方面，在柏西阿斯的讽刺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仿佛是从那时还不曾写下的新约上抄来的。在这篇《启示录》中所有这些教义的成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在这里，基督教还保有流传至今的最粗糙的形式。贯穿全篇的只有一个教条：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但是怎样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全然模糊不清。这里除了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旧观念：必须用牺牲来祈求神或众神的宽宥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它被改造成基督教所特有的观念（实质上使基督教成了普遍的宗教），即基督之死是伟大的献祭，是一次而永恒的献祭。

关于原罪，未见片言只语。关于三位一体，也只字未提。耶稣是“羔羊”，但隶属于神。例如，有一段话中（第15章第3节）把他与摩西并列。篇中不是有一个圣灵，而是有“神的七灵”（第3章第1节和第4章第5节）被杀的圣徒们（殉教者）向神祈求报仇：

“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6章第10节）——

这种感情后来在基督教道德的理论法典中被审慎地抹掉了，可是在实践中，一当基督徒对异教徒占上风时，这种感情就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

当然，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例如，在给七个教会的信中说：

“我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不说是基督徒)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但一会的人”(第 2 章第 9 节)；

又说 第 3 章第 9 节)：

“那撒但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可见 我们这位作者 在公元 69 年时 丝毫也没有意识到 他代表着一个行将成为革命最重要因素之一的宗教发展的新阶段。同样 当圣徒出现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 首先走来的是 144 000 个犹太人，12 个支派中各有 12 000 人，随后才允许赞同这个犹太教新阶段的异教徒近前。

这就是公元 68 年时的基督教，在新约中这一最古老的、其可靠性毋庸置疑的惟一篇章中就是这样描绘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他自称为约翰。他甚至并没有冒充为“使徒”约翰 虽然“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上就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 21 章第 14 节)，所以 在他写作时 这些人想必已经死了。至于他是犹太人，这可以从他在希腊文中用了大量希伯来语这一点上看起来，他的希腊文语法错乱，即使与新约的其他各篇章相比也是很突出的。所谓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本篇 至少属于三个不同的作者 这一点 即使不看它们所阐述的全然互相矛盾的教义 单从它们的文字也可以清楚地得到证实。

几乎构成《启示录》全部内容的那些预示世界末日的异象 多半是逐字抄自旧约中的古代先知及其后来的模仿者，从《但以理书》(大约写于公元前 160 年，它预言数世纪前发生的事件 起 到《以诺书》这部公元开始前不久用希腊文写的伪经为止。即使在抄来的异象的安排上，也少有独到之处。斐迪南·贝纳里教授——我

的以下论述应归功于 1841 年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的课程——曾确切而详尽地指出这位作者的每种虚构的异象是从哪里抄来的。因此 我们不必跟随这位“约翰”的一切奇思怪想 最好立即研究如何揭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篇奇文的奥秘。

“约翰”的所有正统注释家 在过了 1800 多年之后 都还在期望他的预言必将应验，而他却与他们完全相反，他一再不停地说：

“日期近了”这一切即将发生。

这特别是指他所预言并显然指望目睹的那一危机。

这一危机就是神和被称之为“敌基督”之间的一场最后的大决战。最重要的两章是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我们略去不必要的饰文。“约翰”看到从海上来一个七头十角兽（角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这兽必将有权统治大地 42 个月（神圣的七年的一半）与神和羔羊为敌，在此期间，人人必须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兽的印记或兽名的数目。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②

伊里奈乌斯在 2 世纪时就知道，那个受伤并医好了的兽是指尼禄皇帝。尼禄是第一个凶恶迫害基督徒的人。他死后，特别在亚该亚和亚细亚 谣传说他没有死 只是受了伤 不定什么时候会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 章第 3 节。——编者注

同上，第 13 章第 18 节。——编者注

重新出现 给全世界带来恐怖(塔西佗《编年史》第 6 章第 22 节)。同时,伊里奈乌斯还知道另外一个很古老的文本,其中表示那个名字的数目是 616 而不是 666。¹⁶

在第十七章里,这个七头兽又出现了;这次在它身上骑着大家熟知的那个身着朱红色衣服的女人,关于她的精确的描写,读者在该篇中就可以找到。这里一个天使向约翰解释说: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可见,这里有两个明确的论点:(1)身着朱红色衣服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罗马;(2)这一篇写于罗马第六个皇帝统治时期,在他之后,会来另一位,在位不久,然后“那七位之中”的一位又回来了,他受了伤,却医好了,他的名字包含在那个神秘的数中,而伊里奈乌斯已经知道,这就是尼禄。

从奥古斯都开始,依次是奥古斯都、提比利乌斯、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第五个是尼禄;第六个是当时仍然在位的加尔巴,他的登基成了诸军团暴动的信号,特别是在高卢,为首的是加尔巴的继位者奥托。可见,该篇显然是写于加尔巴统治期间,他在位时间是 68 年 6 月 9 日到 69 年 1 月 15 日。该篇还预言尼禄很快就要回来。

现在谈谈决定性的证据——数目字。这也是斐迪南·贝纳里发现的,而且从那时以来,在科学界从未引起争论。

恩格斯在他 1894 年写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也对起义军团的首领问题作了说明。见本书第 39、41 页。——编者注

大约在公元前 300 年，犹太人开始把他们的字母用作表示数目的符号。那些沉思玄想的拉比①认为这是一个进行神秘诠释即喀巴拉¹⁷的新方法。一些切口就用组成这个切口的各个字母的数值之和来表达。他们把这门新科学称之为 gematriah 即几何学。这门科学也被我们这位“约翰”采用了。我们要证明的是：(1)这个数目包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便是尼禄，(2)我们的解答不仅适用于含有 666 个数目的文本，而且也适用于含有 616 这个数目的同样古老的文本。我们现在举出希伯来文的字母及其数值：

נ (nun)n = 50	ק (kof)k[q] = 100
ר (resh)r = 200	ס (samech)s = 60
ו (vav)代替 o = 6	ר (resh)r = 200
נ (nun)n = 50	

尼禄凯撒 尼禄皇帝 用希腊文来写是 Nêron Kaisar。现在，假如我们不用希腊文拼写而用希伯来文字母来写拉丁文 Nero Caesar 那么，“Neron”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nun”②就不见了，它的数值 50 也消失了。这就使我们得到另一个古老的文本 616 所以，证据完全是无可置疑的 ③

这样，这一神秘莫测的篇章，现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约翰”预言尼禄将在公元 70 年左右回来，在他在位期间要施行的恐怖统治，将持续 42 个月，即 1 260 天。过了这段时间，神就会出现，战胜

拉比(rabbi)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主持宗教仪式的人，或会众领袖。——编者注

② “nun”是字母“n”的名称。——编者注

上面所引用的名字的拼写法，无论是带第二个“nun”或不带，都可以在《塔木德经》中见到，因而是可信的。